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五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復荊州府唐蔭雲

己未五月二十八日

隄務加工省費堅實求成自須監督得人庶能一律鞏固國帑無虛糜之用民居無蕩析之虞水性順而地利可開田賦充而軍餉亦足安上安下禹功之所以遠也錢漕統征統解更可早完亦祇求年清年款當函寄藩臺糧道卽效長沙之開徵全完亦無不可岳令專以催科爲事而不能與民分憂尙祈嚴爲

董戒州縣親民之官政平訟理民懷其德自無不樂以是區區者爲急公奉上之心撫字不明而誅求亦徒苦矣來示謂批提各案限三月完結足使牽連無辜不至久受拖累而雷厲風行卽以殺人爲生人之意其傳大鴻等玩抗錢漕欲解省懲治者不如解營吏爲直捷馬廐以速成爲是府監府倉修葺亦爲急著其義學之培植書院之整理育嬰堂之核實支銷皆有益於地方風教惟賢太守盡力維持漸臻上理異日德政循聲不減昔之寇君耿君也

復都直夫將軍

承示西林布之三營探防援賊照應後路轉輸自以
不遷動爲是賊犯楚邊必是大股必非一路唐道回
援亦不過防守陳德園與兩蘄耳仍無補於羅麻如
果羅麻警急則舒之二三百人李之數千人恐尙須
撥援故不能不畱以有待且後路空虛亦非前敵之
利來示謂前敵情形須稍緩時日再作計議具徵我
公沈機觀變通籌全局之至意蓋專顧一路則他路
告警必致調撥維艱數日之後賊情必有動靜我公
洞燭機宜前函奉商各路準備之策敬乞預籌賜示

復都將軍

查六安霍山之賊窺伺楚邊者大畧可覩現探鍾逆
方逆陳逆率大股乘虛上犯麻城黃安兩縣羅田尙
慮分途告警後路未可全空新到西丹本應令其前
同大隊操練膽識弟之前此暫畱不過準備撥援之
意其應如何調撥之處仍請尊處札調至保慶巴隆
阿兩營如舒六兄十餘日移營到荆橋則應歸其調
遣如未能到防則仍請老兄斟酌札飭又馬隊之在
王家畈五里墩者兩路聯絡互爲策應扼要爭奇斟
酌至當自以不輕動爲是但上游如果緊急總祈酌
量簡派精銳馬隊方可得手如不緊急則弟處必不

敢紛紛乞請也至蔣道之軍欲責成多禮堂兄督會
兩面照應惟念禮堂兄忠勇冠軍現在太湖獨當一
面且各營均舊隸將軍麾下聞將軍之號令札調必
無不遵也改隸他營恐心悅誠服之處或不如在將
軍麾下矣

復荆宜施道嚴渭春

涪州忠州一路安設礮船出之川督則爲固圉庇民
保全大局之至計若以他人越俎而代不知者且色
然駭矣來示謂無船礮可慮有船礮而無將領尤可
慮是誠知言荆宜一帶已調樊國泰水師以資游緝

施南無養廉可於藩臺請領必使資用處沛然有餘而後能盡力於公事昔人之優給船價與忠信重祿之旨相合蓋藉以免其瞻前顧後之思耳來示謂夷務辦法既不誤餉且存國體第恐依違遷就亦不過稍緩須臾亂之初生已示之弱此後支節殆難思議然目前之計既不能令而薛公以三寸之舌展轉而求全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兩司

六月二十五日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

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

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荅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復廣濟縣方菊人大滉

二十八日

前者稱疾告退經林翼切實批復頃接來函仍申前

請何固執之已甚耶吾人以身許國卽難進退任情若因勇丁滋事拂然請去情固不可事亦難行吾輩之委質如女子之結褵從一而終非有大故不得不委曲求全也假如女子而忽見鄉鄰有鬪登我堂而燬我屋拂逆乍來憤鬱不釋拂然曰我不耐此仍歸吾娘家也或曰我被橫逆不謀大歸人將侮予矣此豈情事之當然哉吾兄胸吞雲夢芥蒂自能隨時冰釋所請斷難曲從至於貞右勇丁自應確究嚴辦以肅軍政也

致莊蕙生方伯 七月初一日

薇垣功過格參以臆說已請西民兄繕稿遲卽奉復
一得之愚要無補於遠猷耳希庵欲東意在先保湖
鄉林翼初議自北而南爲大局謀爲湘謀均應如是
何意千條萬縷密囑諄諄臆度之不能遙制之不可
古人將帥必在行閒蓋非獨爲均勞逸共甘苦起見
勢必親歷其境呼應乃靈商量乃妥也得廿六日籲
門先生手函感服揆帥誠懽誠忭從此兩省可和心
歸命矣以德感人其效如此治世尙可循資格亂時
應變非專精壹志訪舉鑒別則必不能補救於一時
此不過嫌怨二字吾輩萬不得免耳須知升沈禍福

有定命進退行止有定時充其量不過讒謗沸騰放
逐不用已耳何足以動吾之毫末哉尊諭言在閩在
楚所見鈞軸均善知惟小有左袒者偶不免耳左袒
之喻蓋卽公之隱以爲教矣循省再四跡似而心非
辦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訪問之不確鑒別之
不精則心中惶恐負疚滋甚若自問此心則質諸鬼
神而無疑也惟是公意良厚應服膺不失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以荅盛懷張建基委江陵劉中甫委東湖
均可得力陳拾珊不必來營乞卽諭止其人之謹慎
不待告其謹慎之外又非口舌所能啟牖者矣吏事

須習而後成民之情僞以閱歷而後知非見面時所能告訴矣

致郭筠仙太史

初三日

得五月六日手書前捷奇勛冠世戰後而撫撫亦稍易台邸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豈惟四海蒼生之是賴實我

成廟所默相也近事如何尙乞明示所乞

黑龍江馬隊此時必恐卽難抽撥皖楚之重不如天津之要也秋冬撤防之時尙乞力懇台邸以精甲兵一千助討皖賊湖北愛惜將士馬隊未曾使之危地不比勝帥之驕愎狂愚輕賤馬隊也勝帥每戰必敗

每敗必以捷聞數千馬隊或溺於水或辱於賊傷哉

致皖撫翁祖庚

初七日

壽春爲古名城重鎮爭淮者守此則得淮并可得江
應獻愚意開列於後麾下應專以守壽春爲主 守
備以儲米糧軍火爲先目下兵力不能主戰不如於
奏餉到時量行撤退去怯畱強去巧畱拙去僞畱誠
大約萬人可畱四五千入須知應去之人不去則苦
餉竭不能戰并不能守不如速去尙易養尙可易守
也盧袁實無足取不如給咨從豫遣回其類此者準
此効勝旣不能則不如推袁一推再推至於三四推

深心妙用賢明自有權度餉之來路須預防爲人所
劫協餉請十萬難得一萬鄙意欲公多請十萬而又
欲公速撤兵以四五千爲度馬隊尙有若干卻不可
撤前解一萬并川餉一萬計日已到尙有應解一萬
張寅恭等回營卽續解也如需軍火軍械馬鎗弓箭
之類亦應酌量有無以供急需湘事甚迫切援軍萬
餘人尙未得手鼎澧岳荆宜均告警老伯中堂請退
再四竟荷 恩允缺放黃縣相公老伯尙居春明
壽春好守公且毋欲急戰瓜熟自落殆必待時近日
情狀尙乞詳示

致陳秋門前輩

初七日

奉到大咨并荷手諭省垣釐局已具條理感何言狀
老前輩大人德量冠時鄉里矜式乃以時值艱危養
兵無術溷大君子以市塵緡算之鄙事在公只以保
民贍軍爲心故屈意曲成而不悔在林翼則殊非敬
禮長者之義負罪懷慙心以爲愧惟是取利於人非
得碩望耆艾重臣之一言則勿信勿從刻下懷胎初
成成效尙待一二月以後如蒙俯允暫俟一二月更
荷成全之美非敢固請實所心企尙祈諒之并求於
此一月內慎選正士則事不勞而功可久大再林翼

於雪堂之左構寶善堂七楹其前又七楹意欲爲事
賢友仁之居而提挈無人衡鑒或誤乞請老前輩爲
寶善堂主人如書院師長之禮特不課八股八韻耳
堂成於七月望後屆期再專弁來迎林翼舉賢自代
非官職之不耐實禮教之自傷至於金革之事萬無
可諉昔年以各營付迪庵迪庵殉國不忍恣然且鄂
居天下之中非四路擴清八表安晏鄂固不可一日
無兵備也愚誠惻惻尙祈明鑒

致嚴渭春廉訪

十二日

諸葛大名經

聖人改定而名益彰

恩寵之